



责任编辑 阎思宇 082013036 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主管主办 总第 1 期 统一刊号 CN31-0068 征订热线:021-123456123 Email:bund@bundpic.com 2010 年 1 月 1 日 第七版

幾米。

文 成文



一位用画笔描绘梦想、吸引无数读者画迷为之疯狂,知名度迅速攀升的当红绘本作家,同时却也是一个腼腆善良的中年男子,偏好简单的居家生活,低调而淡泊。

幾米的个性害羞内向,不擅长用言语表达,他用敏锐细腻的心去感受周遭的人与事,将情感、思绪藉由「绘画」传达他对大千世界的看法,作品风貌多变,创作力源源不绝,因此看幾米的作品,就像是走入他的内在,幾米的故事引领着每一位欣赏他作品的人看到并相信世界上的美与善,同时也反应了现代人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因此每个人都能在他的故事找到一个映照和寄托,或许这就是幾米作品的迷人之处。

文化大学美术系毕业,曾在广告公司工作十二年,后来为报纸、杂志等各种出版品画插画。

1998 年开始创作,发表《森林里的秘密》和《微笑的鱼》,拿下当年度中国时报开卷最佳童书、民生报好书大家读年度最佳童书,以及联合报读书人最佳童书奖。

1999 年出版《向左走,向右走》,开创出成人绘本的新型式,兴起一股绘本创作风潮。本书获选为 1999 年金石堂十大最具影响力的书,并已改编成电影、电视剧。

之后陆续推出《听幾米唱歌》、《月亮忘记了》、《森林唱游》、《我的心中每天开出一朵花》等作品,展现惊人的创作力和多变的叙事风格。

2001 年出版《地下铁》,获选 2002 年金鼎奖推荐优良图书,并改编成音乐剧和电影。次年《照相本子》、《1.2.3.木头人》和《我只能为你画一张小卡片》获选 2002 年行政院新闻局推介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圖書類推薦讀物。

2002 年《布瓜的世界》甫上市便登上各大书店畅销排行榜第一名。

2003、2004 年陆续出版《幸运儿》、《你们我们他们》、《又寂寞又美好》、《履历表》、《遗失了一只猫》等作品,内容风格上更形突破。2003 年 Studio Voice 杂志选为亚洲最有创意的五十五人之一。

2005 年的《小蝴蝶小披风》和《失乐园》开始经营角色,多变的故事节奏有不同于以往的阅读趣味。作品风靡两岸三地,美、法、德、希腊、韩、日、泰等国皆有译本。学界和媒体多次以「幾米现象」为主题分析评论。

我打了个喷嚏,发现整个床单都是血!

曹可凡:你说到 1995 年的那场大病,使你对生命、对很多事物的看法有了很大改变,那究竟是一场什么病?

几米:就是所谓的血癌。

曹可凡:当医生把诊断结果告诉你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几米:我第一个反应还蛮好笑的。因为看了很多爱情小说,描述男主角或女主角得了癌症后很美的故事,我就怯怯地问了医生,医生说在我的脊椎里发现不好的东西,我说是不是癌症?他点点头,我就开始流泪。我去住院时想,这应该像感冒一样是个小事,没想到给我这么大一个宣判:不准出院,马上治疗。

曹可凡:那时候你觉得绝望吗?

几米:生命整个被抽断了。绝望当然有,还有怨恨。为什么是我?我做错了什么?但是没有任何答案。接着是以泪洗面。那段时间,我就在等待,无止境地等待,因为它永远停在那

儿。最难熬的是与世隔绝。

曹可凡:但那段时间,即便是这样平凡的小事都变得非常奢侈。

几米:连下床都做不到,我只能看看窗外的蓝天。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那时候我脆弱到每天盯着窗外的蓝天看,有一天,有一只鸽子飞过来,它又飞走了,我就泪如雨下。它可以飞走,但是我永远飞不走,我可能永远躺在这里。以前这是无法想象的。

曹可凡:你还记得那个情景吗,当你获得医生批准,离开医院回家的一刹那?

几米:我永远记得。我每天都苦苦哀求医生,我可不可以回家?因为我没办法支撑那么久,因为已经住了很长时间。医生同意了。可在医生同意我回家的那天,我打了个喷嚏,接着发现整个床单都是血!我不敢告诉医生,因为我想出院,所以隐瞒了。



失乐园的幸运儿

采访 不单 / 整理 也成 / 图 几米《幸运儿》

曹可凡:把这个症状给隐瞒起来了?

几米:对。我不敢告诉医生我现在不舒服,那样他会留下我做另外的检查。我一直想逃,我当时心里跟我太太说,我们永远不要回来这里。此后非常长的时间里,我甚至不敢走到医院附近,只要看到那幢大楼,我就不寒而栗。医生告诉我不要感冒,我只要一感冒,我就完了……我就在那样重复的岁月中过了很长的时间。

开始创作,只是觉得好玩

曹可凡:你觉得这样一场大病,对你的心灵产生一种怎样的冲击?

几米:我变得更加敏感。可以比较我生病前后的作品。生病前的作品是充满欢乐、多彩、夸张的比例,侵略性的构图,是一种为所欲为,爱怎么画就怎么画。因为生病,一年没有画了,在家工作的骄傲都没了,因为没有哪怕一毛钱的

生活几乎被噩梦填满了,所以在创作的时候,总想用一些美梦来填满。我将这两个结合起来,可能就产生了一种遥远的空间,一种让人向往的东西,而那些东西都是儿童特有的天真、梦想、理所当然的快乐。画图时,我自己的确感到非常快乐。

曹可凡:你是用一种愉悦的心态来完成作品的?

几米:不一定。但我通常是愉悦地开始的,开始创作时觉得这个故事特别好玩,一男一女住在隔壁,却向左向右走,我要来捉弄他们。可画的时候,那样的氛围就出来了,我为他们感到难过,为什么住在隔壁却要千里寻找?阴天的时候,他们在马路上快步地寻找对方;月亮突然跳出来的时候,他们疲惫地回家……这些出来后,好玩已经被替代了。

曹可凡:你创作比如《向左走,向右走》、《地下铁》这样长篇故事时,也是由一个画面不断延伸开来的?

几米:还得先有总体的故事构思,通常都是从第一个画面出来。比方说《地下铁》,是有一天我打一个草图,画一个中年男子走出地下铁。这是多么简单的一张图!可对一个创作者而言,他却像通了电一般,我突然觉得,天哪,他有故事!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在呼唤我。我就画一个人不断地走进地下铁,他出现的另一个出口是另一个世界,它是荒谬的、神奇的、魔术的。画着画着,我就觉得这故事画不下去了。当他看见真正的地铁,这个故事没有办法进行了。再过半年,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他因为看不见,所以“看见了”,这个故事突然又开始走动了,我马上把这个男人改成女人,因为她看不见,所以 she 可以想象她的地下铁是何等的华丽,何等的荒谬,何等的神奇,她去探索她看不见的世界。就像我们都是看得见的,但是这一墙之外的世界,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创作常常是从一个非常小的点开始,你要一直灌溉它,一直追求它,它有一天就会忽然长成一棵树。

几米:我也没办法想这么多。可是因为



图中人物 桑贝

桑贝

——世故圆融的法式幽默
文 几米

四年前在巴黎,为了躲避骤降的春雨,无意间在咖啡馆中看到桑贝画展的海报,一路上比手画脚地问路,找到位于拉丁区小巷中不起眼的小画廊时,已近黄昏,只见昏暗的玻璃门中隐隐浮现出桑贝熟练典雅的线条,但却不得其门而入,悵然而返。第二天兴致勃勃地又去了一趟,门仍锁着,直到第叁天与略懂法文的朋友一同前往,才发现门边有个小小的电铃,旁边写着:「如要入内参观请按此铃。」哑然失笑之余,不禁感

到这段漫画式的寻觅过程,可真像是桑贝笔下那些看似平淡而又不禁令人会心一笑的幽默作品。

我所见到的桑贝原作在小巧古意的画廊中显得宁静而自然,尺寸比想像大了许多,线条简洁灵巧,大部分是单色表现,画坏的几笔,还用修正液涂盖,满有趣的。大概没有人会不喜欢桑贝的漫画吧!至少要去讨厌桑贝的作品是很困难的,我想。以前喜欢桑贝,只能想办法搜购昂贵的原文版,往往也只能欣赏图画部分,对于大段的法文一筹莫展。直到最近几年陆续出版了中文版作品,才稍稍弥补些许遗憾。

玉山社最近所出版的两本桑贝作品《玛赛林为什么会脸红?》与《哈吾尔·塔布林-不会骑自行车的自行车师传》在编排与印刷方面都十分用心,并没有一般中文版作品粗糙失真问题。《玛塞林》一书,以一个脸突然会红的小孩作色彩设计,故事有趣且感人,画面营造幽默而流畅。图与文结合生动自然,也非常适合当成故事书一页一页说给小朋友听。《哈吾尔·塔布林》美丽彩绘画页中,透出一股春天法国小城的温暖清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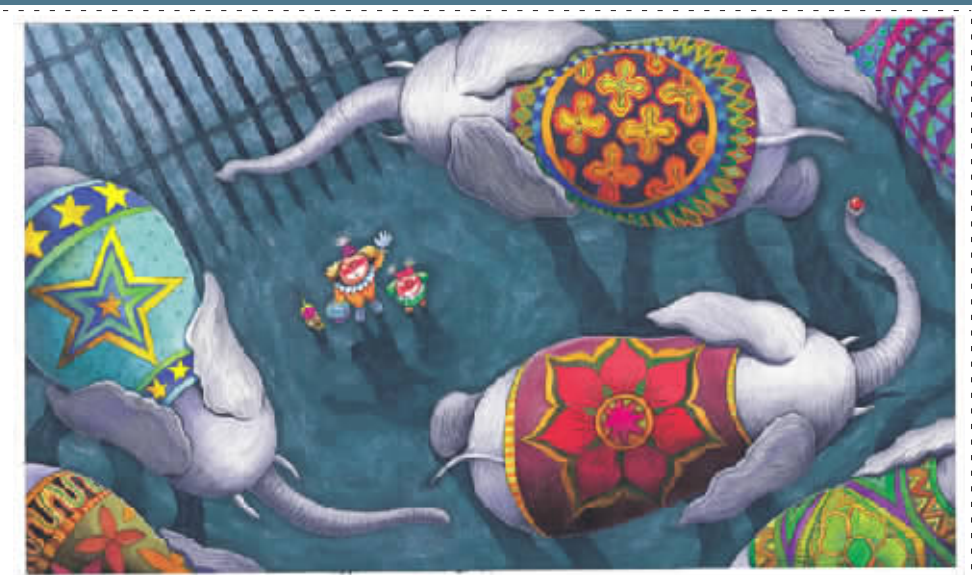


图 几米《幸运儿》

我是谁?——我是个异类,但异类也需要同伴。

突如其来的名气,并没有带给我快乐反而让我感到焦虑。除了外在环境我还有来自内在创作的压力,总觉得大家都在冷眼旁观,等着看接下来几米还能画出什么。我愈是想证明自己,压力就愈大。

同时,我又有一种缺乏缺乏归属感的落寞——我画绘本,却不是一般认知中的童话插画家;我写文字却不是作家;我的书得到童书奖,但世界上我是为成人而创作的;漫画圈有时请我去当评审,可是我又不会画漫画;我的作品改编成电影,但我不是电影人;艺廊跟我邀画,我也参加双年展,但我心中很难将自己定位为艺术家;我参与动画,又不属于动画圈……

我是谁?我是个异类,但异类也需要同伴。

报纸媒体夸大廉价的形容,让我更难消受,完全无法感受成名的快乐,内心只有更大的空虚与彷徨。我觉得《幸运儿》有许多自己的影子。……文 几米